





湖海集

文卷八

闕里孔尚任季重著

江都宗元豫子發

黃山吳綺菌次同闕

昭陽李國宋湯孫

廣陵聽雨詩序

丙寅



廣陵據南北之勝。文人寄跡。半于海內。自歐蘇平  
山宴會以來。過其地者。俯仰今昔。穆然山色。江聲  
之表。蓋不知幾觴幾咏。今予以使客之槎。久繫邗



上興懷。往蹟遊覽幾遍。凡騷人墨客。皆得通名刺焉。乃于仲冬晦前。修五簋于行署。如約集者十有六人。于是考世籍。序年齒。長者安。父兄之尊。少者執子弟之禮。洗爵獻竈。禮儀卒度。維時暮雨忽來。早梅漸放。剪燭對之。與會佳絕。坐上客信手分韻。以志不忘。時夜已半。有去者留者。或斗酒一揮。或捫鬚苦構。自夕達曙。瀟瀟之雨聲不歇。琅琅之吟聲若爲和之。晨興有詩筒待于門。則又未與會者。續補之作也。噫。廣陵據南北之勝。往來賢豪。選名

園。開高會。較風規於古人。以爲必可傳矣。而忽已寂寞。無稱一二畸行不羈之士。偶逢烟月。稍有唱酬。以爲何必遽傳也。而至今彷彿記之。乃知人與地之相遭。傳不傳者。皆適然也。今日之集。旣適然之。集雨亦適然之。雨詩亦適然之。詩合人地而傳之。又何莫非適然之事。大抵事皆成於適然耳。

蘭亭西園亦適然集耳。記年之妙。遂令一會至今未散。讀先生此文。覺廣陵烟雨猶在。疎簾青簞間也。事本適然。傳則千古雅會。高文亦幸而相值耳。



告王心齋先生文

丁卯

維康熙二十六年歲次丁卯正月庚辰朔越十四日癸巳國子監博士闕里後學孔尚任敢告於先儒心齋先生之位曰維先生繼陽明之後崛起東海力倡聖學能使頑廉懦立教化大行讀先生語錄提誨來學切近明白雖日用平常而至道顯著不似訓詁家迂濶繁雜徒啓天下以辨論之端任修闕里誌已入擬祀之列後之議典禮者能採而行之先生之道昭察萬古矣茲以佐修下河過先



生里。謹備潔牲。肅拜祠下。惟先生鑒之。

日用平常至道顯著  
二語的是良知真傳

海陵登樓記

丁卯

官氏北園。有巖巒洞竇。曲澗小橋。及梧桐梅杏黃  
楊海桐諸花木。環以亭榭。聳以樓臺。其樓尤宏敞。  
登之四望。可收全州之勝意。其初築也。主人樂事。  
園丁趨力。日夕課治。而賓客屐擁樓上。指顧品題。  
如今日之倡和者。蓋亦數數矣。久之主人漸不至。  
園丁習惰。狐宅蛇窟。舍此安適。鄰父老又樂談其  
性狀。賓客無敢入園者。遑問樓乎。而樓從此廢。余  
初館樓下。不知樓之曾以怪傳也。及知之。又未嘗



見。惟。邑。人。士。因。子。不。以。爲。惟。也。並。亦。惟。子。焉。噫。斯。樓。頗。可。吟。嘯。而。登。眺。者。鮮。已。負。斯。樓。矣。旣。誣。樓。以。惟。而。且。以。惟。子。予。何。能。不。爲。樓。白。丁。卯。三。月。九。日。自。海。上。還。乃。命。園。丁。稍。拂。塵。埃。時。一。登。之。見。其。光。景。足。樂。也。又。復。大。招。賓。客。登。之。騷。墨。聲。伎。各。極。其。長。一。日。之。間。凡。吟。詩。二。十。二。篇。畫。二。幀。琴。二。操。琵琶。三。曲。吳。歌。七。奏。而。賓。客。從。容。游。息。至。夜。分。不。去。竟。忘。斯。樓。爲。藏。惟。之。藪。乃。知。主。人。至。而。賓。客。卽。至。賓。客。至。而。文。酒。雅。歌。惟。亦。奚。樂。復。至。哉。

樓以怪廢怪以遊息奇情至理然文酒之會于  
今不數吾庸知怪之不反視以爲怪而逃避乎  
敢質諸見怪不怪者



西團記

丁卯

海上之村。大曰場。次曰團。小曰竈。荒寂曠邈。曰草蕩。比之郡治。場則府也。團與竈則州若縣。而草蕩則其田疇耳。西團在泰州東百四十里。西隸於草堰場所屬之竈。及所有之草蕩。東瀕於海。居民煮鹽捕魚爲業。然輕生嗜鬪。善逋國稅。其勢獨尊。而最能制之者。蓋無如場大使云。予督濬海口。食息其地者旬餘。居民不以爲官。及大使來謁。執禮甚卑。民使駭然以爲天下人。尙有尊於大使者。予旣



申一日之尊於大使上。遂率屬吏。建旂以聚民事。子來之衆。日及八九千。給食程工。坐立泥塗中。飲水。餐腥饌。不勝勞。且苦。已勞而慰人之勞。已苦而詢人之苦。乃悉得其煮鹽捕魚之狀。煮鹽者。常於溪秋。雜刈草蕩之。萎。委以供釜。釜者煮鹽具也。庖底而豐緣。則火力齊。火力齊則候遠。結鹽白。惟釜存功。爨下之灰。涵母也。取涵者。先布灰於場。以攝海氣。場有騃活。騃者塞。活者通。活爲貴。敷灰一。日夜暴之。潤之。而涵花騰於灰。然後沃以海水。淋。

以深池。既澄。投試石蓮子。蓮子易沉。不沉而浮。滴乃上等。乃傾於釜。猛火煎。釜內加皂莢。性能去膩。膩去斯凝。旋煎。旋沸。旋凝。而皚皚如雪矣。捕魚者。剝舟如葫蘆。周旁膠無隙。穴其背。僅容出入。有螺戶焉。雖冒浪。不灌。內貯半水。兩脅繩以長木。與內水平。若颶起。無慮側覆。將入海。先擊罟。打鼓。刑牲賽魚神。置舟潮頭。潮退。隨潮以去。舟之尾。罟繫焉。誘魚自投。既得魚。納於內水。納滿。又從潮來。賽如初。居民之婚喪。粟布。皆賴鹽魚。而稅課之多。



海濱集 卷八 七  
寡訟闔之起滅亦皆根鹽魚此場大使所有事也  
海口之役既興將觀厥成海水不漫竈則鹽有餘  
可通舟則魚有餘富者鬻鹽魚貧者募爲夫得分  
外之利以治鹽魚具則鹽魚益有餘有餘者稅課  
易訟闔稀婚喪舉粟布無缺民俗斯樂民樂矣場  
大使復何憂予處於同樂無憂之鄉雖斥鹵荒涼  
手胼足胝與之歡呼鼓舞蓋不知勞之爲勞苦之  
爲苦已

煮鹽捕魚兩段極盡描摹皆人所不能下筆者  
酒肉帳簿入太史公手便成至文

聖賢事蹟歌序

丁卯

中國海外無不知有聖者或問聖之所以爲聖雖  
土著洙泗之士亦不能歷歷言之無惟乎去聖日  
遠聖道日微邪說曲學得以乘間四起爲人心世  
道之大憂也說者曰六經皆載聖言王制不習此  
者不得與於仕進豈非教人尊聖之良法哉雖然  
由仕進而習六經則六經亦仕進之書已講義擬  
題師傳弟授會何補於人心世道之故予心竊憂  
之欲取聖之所以爲聖者切切講說而又苦蒙養



初學不善記憶。昔人作千文三字。何以不早見乎。此也。北平楊子香山。一生專力聖學。能發六經之旨。與仕進之所爲六經者。蓋有別焉。嘗謂天下習六經者多。解六經者少。六經者聖言也。言不著而人漸亡。人能顯而言自彰。乃取孔子及顏曾思孟四賢歷年事蹟。編爲歌訣。詳博顯易。以授垂髫之童。俾于舞勺象時。朝誦夕讀。卽知聖之所以爲聖者。他日入太學。習六經。有不敬信佩服。深究微義者。哉。况垂髫之人。卽仕進之人。赤子之心。不失大於人心世道。豈淺鮮也耶。

聖賢事蹟歌未得寓目。讀此序見先生編。善誘之心爲天下培元氣。童蒙學堂中。類。矣。



清暉亭詩序

丁卯

昭陽舊爲文人之藪。宋元以上者無論矣。前代如高文義公毅、李文定公春芳、宗子相臣、數先生皆能致大位，成大名。考其時，則有賢邑宰呂童、傅珮、歐陽東鳳、邊之靖者。後先其地，鋤豪強，察利弊，減役均賦，故數先生得安居田里，盡力誦讀，而邑宰又于暇日講學會文，鼓舞振作，以極其能事。一時功業著作，輝映海內，蓋有由已。今之作者如李小有長科、艾山沂、若金淦、湯孫國、宋陸懸、圖廷、於王



景州仲儒歙州熹儒諸子。余皆得交其人。讀其書。其可傳如前代高李諸先生。必矣。設使壓於豪強。而無扶抑困於水旱。而無拯援。田賦溢額。力役日繁。則必憔悴枯槁。救死不贍。欲其肆力古史。從容吟嘯。以各得其才之所如。如余今日所聞所見者。亦奚可得哉。故余讀邑宰李君清暉亭詩。而深服其人。以謂有似于古之賢大夫。布政優游。見諸詩歌者。聞初蒞境時。卽能除大猾。當洪水泛漲。田廬胥沒。又多方援救。全活無筭。今余從少司空疏濬

海口。以救七邑。雖橐鼓日警。而于役者無幾。獨興化之民。慕義爭先。竣工最早。且能言趨公向上之義。豈非邑宰有以感其素歟。邑文人若李王諸子。每過余署。頌宰君之賢。不置口。然亦未暇及其文辭。余雖讀其詩。亦以爲必如世俗吏倩幕中客。假風托雅。以文其簿書風塵之色。孰意卽席揮毫。便得佳什。如拱極臺移。具款余。及和答諸作。雖寥寥數篇。皆精警宏整。座客無不避席。他日。乘田辟治。化日舒長。與邑文人若李王諸子。更唱迭和。深究



三百篇之微旨。余時亦停鋪棄畚。叅伍揚推其間。日積日富。當不若斯集之寥寥已。

若叙邑宰能詩。只一層意耳。妙在從李王諸子受庇成名處立論。不獨避實擊虛。亦見文章家有分寸。不假借處。

朱霍山八十壽言小引

丁卯

王制八十者給衣冠。許與鄉飲禮。歲賜布帛米肉。蓋尚齒養老。以興天下孝弟之風。雖里巷小民。皆得錄于有司。故其子若孫。每當其生日。醵金張筵。大會親賓。以為榮寵。若先生者。則非其類也。先生故名宿。文辭書法。籍甚江南北。而先生善交遊。重道義。四方賢哲。無不欲納教于先生。先生年雖八十。神明纒如四十人。燕飲賦詩。徹宵達旦。丐求翰墨者。絡繹于庭。先生于燈下作細書。為小序。累



連牘應酬不爽。子若孫極盡愛養。百計勸之不能止。以視里巷尋常八十之老。醉飽負暄。一無事事。僅以馬齒驕人者。奚啻什百哉。則先生今日之壽言。蓋不比于鄉黨引年之義。非合天下之耆英。不足以表著其事。而余與先生為忘年交。先生既不鄙予。時時過寒暑。論雅頌。又謬以微言相委。且深夜秉燭。自來叩門索之。即此一事。先生之善交。處道義與先生之夔鑠老與。皆非里巷尋常八十之老所能及。而余德涼寡交。實實不足以表著先生也。

生也。

徵壽言引俳體相尚。連簡累牘。皆溢美之詞。若茲文之簡古真氣勃勃。已足傳其人矣。壽言可省也。



漢銅尺記

丁卯

江都閔子義行博雅好古所藏銅尺一朱碧繡錯  
爲賞鑿家所玩余旣得之乃不敢以玩物蓄焉古  
者黃鍾律曆疆晦冕服圭璧尊彝之屬皆取裁于  
尺而周尺爲准自王制不講鄉遂都鄙之間各從  
其俗于是布帛營造等尺代異區分遺法蕩然况  
禮樂之大者乎此尺有文曰慮僬銅尺建初六年  
八月十五日造慮僬乃今五臺邑建初則東漢章  
帝年號也考章帝時冷道舜祠下得玉律以爲尺



與周尺同。因鑄爲銅尺。頒郡國。謂之漢官尺。此或其遺。與漢代去。周未遠。且禮經皆出漢。儒漢尺之存。卽周尺之存也。聞之先王制法。近取諸身。遠取諸物。然後尺寸之度起。何休曰。側手爲膚。按指知寸。布手知尺。此則尺之取。諸身者也。律曆志謂一黍之廣爲分。十分爲寸。十寸爲尺。此則尺之取。諸物者也。指有長短。黍有巨細。每不相符。漢儒因有指黍二尺之辨。此尺取指取黍。固不能定。今以余中指中節量之。適當一寸。無毫髮差。及纍黍試之。

正足一百。何指與黍之偶符。若此。耶。廣一寸。厚五分。重抵廣法十八兩。歸之闕里。凡造禮樂器。皆准之。准周尺也。

先生在昭陽大集詩。人于海光樓。出示此尺。端方厚重。光彩照人。在他人手爲古玩。在先生手爲法物。所謂物各有主也。



周尺考

丁卯

虞書同律度量衡。三代共之。至秦不師古。而後紛  
 綸莫定。迨六朝割裂之餘。乃有大升。大兩。長尺。不  
 等。當時調鐘律。測晷景。及冠冕禮制。用小者。餘公  
 私俱用大者。宋人考定制。度築古尺法。為十五種。  
 曰周尺。曰晉田父玉尺。曰梁表尺。曰漢官尺。曰魏  
 尺。曰晉後尺。曰後魏前尺。曰中尺。曰後尺。曰東魏  
 後尺。曰蔡邕銅箭尺。曰宋氏尺。曰隋水尺。曰雜尺。  
 曰梁俗間尺。而必以周尺為之本。蓋非周尺。無以。



定諸尺之失。蔡邕斷曰。夏十寸爲尺。殷九寸爲尺。周八寸爲尺。何以知其八寸爲尺也。王制曰。周尺八尺爲步。司馬法曰。一舉足曰跬。跬三尺。兩舉足曰步。步六尺。儀禮注。武跡也。中人之跡尺二寸。五武爲步。步六尺。故禮書以周六尺四寸爲步。又說文曰。伸臂一尋八尺。徐鍇曰。六尺曰尋。小爾雅曰。四尺爲仞。倍曰尋。包咸鄭玄皆以仞爲七尺。應邵以爲五尺六寸。顏籀曰。八尺爲仞。取人臂一尋。語爲山九仞。釋文曰。仞七尺。孟子掘井九仞。註仞八

尺。然皆不越乎八與六之間。故禮書以周六尺四寸爲尋。六尺四寸者。十寸之尺也。十寸之尺六尺四寸。乃八寸之尺八尺也。兩足步之如是。兩手尋之亦如是。按禮記周尺鄭註。周猶以十寸爲尺。六國始變法度。或言周尺八寸。然亦非也。所云周尺八寸者。蓋以當時所用尺較周尺之長短。止當八寸。故云周尺八寸。而非但用八寸也。考工記于案言十有二寸。于鎮圭言尺有二寸。則是周之長尺有十寸。周之短尺亦有十寸。文公家禮言古尺五



寸五分。周尺七寸五分。則又以宋時布帛尺較之。

矣。郎瑛曰。周八寸為尺。秦比周七寸四分。前漢官

尺比周一尺三分七毫。劉歆銅斛尺。後漢建武銅

尺與周同。建初間得周玉律以為尺。謂之後漢官尺。疑非建武。三國吳蜀同

周。魏比周一尺四分七毫。後魏前尺比周一尺二

寸七釐。中尺比周一尺二寸一分一釐。後尺比周

一尺二寸八分一釐。晉田父玉尺。世說田父于野中得周時玉尺。

與梁法尺比周一尺七釐。後晉比周一尺六分二

釐。宋齊尺比周一尺六分四釐。梁表尺比周一尺

二分。陳尺同。後晉東魏比周一尺五寸八釐。布尺

與後魏後尺同。隋開皇官尺同上。市尺官尺。鐵尺。萬寶

常所造木尺比周一尺一寸八分六釐。以前多銅為之至此

用唐尺與古玉尺同。貞觀中武延秀為太常得玉尺以為奇玩獻而失之其迹

猶存所定開元尺度以十寸為尺。尺二寸為大尺。

五代世短。多相因襲。志無考也。惟周王朴所定尺

比周一尺二分有奇。及宋二景表尺比周一尺六

分有奇。胡瑗樂書黍尺比周一尺七分。司馬光布

帛尺比周一尺三寸四分。元尺傳聞至長。志無考。



明部定官尺。皆依家禮布帛尺。凡田畝布帛營造。所用悉同。雖南北稍有參差。然必以部定官尺為准。五尺為尋。十尺為丈。一百八十丈為一里。五尺為步。十尺為弓。二百四十步為一畝。茲建初銅尺。當明所用官尺七寸五分。明所用官尺。即宋布帛尺也。布帛尺比周一尺三寸四分。固知銅尺與周尺無二。周尺八尺為步。八尺為尋。今以銅尺較。止足六尺六寸五分。或者今人身短小。故步尋較古減一尺。若用明官尺六尺為步。六尺為尋。而銅尺是古十寸尺。當得六尺四寸之數。我朝丈田稍增尺數。每尺加一寸。以明官尺五尺五寸為一步。尋而銅尺又當用七尺四寸矣。去古日遠。遺法莫考。幸得漢銅尺。與周尺相准。歷代制度。了然無疑。因詳書之。以俟後賢參考焉。

宋人有三器圖義一書。雖考究詳博。然未親觀其器。皆屬臆說。茲考以漢銅尺較宋布帛尺。確然得周尺之准。千古制度。纖毫無疑。有功禮樂不淺矣。



周尺辨

丁卯

世儒考制度。皆本周尺。蓋三代損益。惟周為詳。本之是已。然亦何所得周尺。而本之哉。或者皆臆說耳。宋潘時舉註家禮曰。程先生木主之制。取象甚精。可以為萬世法。然用其制者。多失其真。往往不考周尺之長短故也。蓋周尺當今省尺七寸五分。弱。而陳氏文集。與溫公書儀。多誤註為五寸五分。弱。而所謂省尺者。亦莫知其為何尺。時舉舊嘗質之晦翁。先生答云。省尺乃是京尺。溫公有圖子。所



謂三司布帛尺者是也。繼從會稽司馬侍郎家求得此圖。其間有古尺數等。周尺居其右。三司布帛尺居其左。以周尺較之。布帛尺正是七寸五分弱。因圖二尺長短。而著伊川之說于其旁。庶幾用其制者。可以曉然無惑。余觀家禮三尺圖。各分十寸。爲冊幅所限。僅圖尺形。而非尺准也。其古尺圖註云。當今省尺五寸五分弱。周尺圖註云。當三司布帛尺七寸五分弱。當浙尺八寸四分。三司布帛尺圖註云。是省尺。又名京尺。比上周尺更加三寸。

四分。當周尺一尺三寸四分。當浙尺一尺一寸二分。蓋司馬公家有石刻本。故其說可據。今刻本已不可見。而世但以家禮所圖爲尺式。豈知乃尺形。非尺准也。如爲尺准。何以短二寸五分之周尺。與長三寸五分之布帛尺。式相等耶。世儒紛紜傳會。止據家禮之尺形。余固知其皆臆說也。今旣得建初銅尺。與周尺同。周尺旣定。何尺不定。因定曰。建初銅尺。與周尺同。當古尺一尺三寸六分。當漢末尺八寸。與唐開元尺同。當宋省尺七寸五分弱。當



宋浙尺八寸四分。當明部定官尺七寸五分弱。當今工匠尺七寸四分。當今裁尺六寸七分。當今量地官尺六寸六分。當今河北大布尺四寸七分。金之能定者。以有建初銅尺在也。設無之。此說亦臆矣。

折羣儒之議。破千古之疑。煌煌然定一代制作。考工而後。僅見此文。

海光樓記

丁卯

古人好爲危樓雄臺。據高臨遠。非必騁肆心目也。或以望雲氣。占豐索。或以扼險料敵。或瞻闕懷鄉。寄其忠孝之意。斷不似今人。一亭一榭。皆爲筋脉。宴遊而設。况人各有志。不以境移。以境移者。寧復有志哉。余因疏海至昭陽館。拱極臺之北。樓臺高矣。樓在臺上。尤高。四窓洞開。江淮長河。歷歷可識。不但觀海已也。而海波明滅。朝昏異狀。余有事海者。食息之頃。東顧爲多。因題曰海光樓。客來落成。



飲酒作賦。皆嘖嘖贊爲雅舉。而余實滋愧矣。余觀茲樓之基。倚城爲臺。居一邑之尊。登之可見城內外百里間。前人創此。必非無意。後之踵事者。槩指爲宴遊之境。余館此三閱月。亦未嘗不知其境之可樂也。反求吾志。若未甚得者。何故。蓋境與志合。雖不樂。猶樂境。與志違。雖樂。猶弗樂也。昔巢許隱箕穎之間。地最枯寂。而志在避世者。處一避世之境。則樂矣。禹稷胼胝跋涉。非不甚勞。而志在用世者。處一用世之境。則樂矣。余今者來臨陽。避世乎。用世乎。而事勢紛更。去留靡定。閒居樓上。朝凭夕眺。城內外百里間。人烟帆檣魚鳥芰荷。雖皆足以供觴咏。以余當之。祇爲增憂益病之具。乃知樂固在志。不在境也。余之題海光樓也。見余志也。

先生官在治。何則憂民之溺。雖得海光樓登之。不樂也。而所以不樂者。又難言之。讀至後幅。可爲三嘆。



瓊花觀看月序

丁卯

遊廣陵者莫不搜訪名勝以侈歸口。然雅俗不同。致矣。雅人必登平山堂。而俗客必問瓊花。觀瓊花。既已不存。又無江山之可眺。久之俗客亦不至。寂寂亭臺將成廢。土丁卯冬。余偶一遊之。歎其處闕。境而不喧。近市塵而常潔。乃招集名士七十餘人。探瓊花之遺址。流連久立。明月浮空。恍見淡妝素影。綽約冰壺之內。於是列坐廣庭。飲酒賦詩。間以笙歌。夜深景闋。感慨及之。夫前人之與會。積而成。



今日之感慨。今日之感慨。又積而開。後賢之與會。一與一感。若循環然。雖千百世可知也。而况花之榮枯不常。月之陰晴未定。且暮之間。與感每殊。計生平之可與可感者。蓋已不能紀極矣。今日之集。幸而傳也。不過在不能紀極中。多一與感之迹。其不傳也。並與與感亦無之。而所謂瓊花與明月。固千古處。與感以外耳。

恰恨迷離如涉州水小品家此境正如三神山近輒風引而去最耐人思索者

黃生傳

丁卯

黃生者。狂生也。落落漠漠。與造物遊。似一無文字之人。既讀其古文辭。高出漢魏。無論唐宋當世之名能文辭者。咸無居生右。蓋自明嘉隆以降。江南北俱習綺靡曼衍之作。其後西江中州諸子。出乃純以氣行。若奔馬之不能御也。近則淮南雷伯籲。王築夫。陸懸圃輩。起而矯之。緩節徐步。法脉條暢。然骨有餘而體不足。生亦笑之。為瘦客。生之為文也。纍纍長篇。頓挫自然。有若游龍天矯。雲氣從之。



不令人窺首尾。蓋極盡文之能事焉。其爲詩亦如文。短于律而長于古。意熟筆生。比于手柔弓燥。世人皆不能知也。往往泛濫求之。生必不肯泛濫。應予欲得生文而計莫施。聞生嗜酒。然後得之。爲有隙矣。生每過予。躡嚙其口。予解其意也。卽爲設醴。而生喜。客旣起。生趨趨其足。予解其意也。卽爲固留。而生又喜。予長貧。酒不易得。乃不惜異之。屢醉者。蓋利在得生文也。然必書具與酒具俱。而生始不能逃。生之文。豈泛濫可得之文哉。生性不飭邊。

幅。不持世法。不治家人產。苟無酒。雖文亦無意爲之。予愛其文。而曲爲掩其人。曰黃生不狂。黃生不狂。世人必曰黃生者。狂生也。博士曰黃生名達。字儀道。浙之山陰人。渡江而北。喜與薦紳遊。然被服撲略。似農家子。故予又私呼之曰黃農民云。

能文亦何益于世。而至以狂索醉耶。不過先生誰索其文。不過先生誰爲設酒。吾甚爲黃生危之。



觀頤堂說

丁卯

歎有觀頤堂。爲吳雲逸養親之所能。文者多記之。予未得登堂。每歎名堂之義。有合于古人。乃亦爲之說。曰。古人銘一細物。如鼎簋几杖盤盂鞶帶之類。皆有深心大道。以貽子孫。以示國人所。謂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蓋非特一身一家之事。已。况堂者。禮謂之北堂。居房北牖。乃休養食息所不離。古人聚室族于斯。朝饗夕飧。必有以教之。頤者。養也。觀頤者。則教也。何也。人莫不飲食也。而能



自養者則鮮。矧能知有所養乎。人而知有所養。則可以推而養萬物。推而養賢。以及萬民。極天覆地。載聖人聲教之所及。莫不在其養中。易雖未言其所養爲何人。而事孰爲大事。親爲大事。親事之本也。其所養者。當不外是耳。觀之之義。亦若曰。吾觀其養者。大而知其傳者。久不然則暫也。吾觀其養者。有本而知其來者。可繼不然則匱也。今雲逸已能養其親矣。又于朝饗夕飧。自養之時。顧堂名而思義。有警戒之心焉。有取法之意焉。從而推之。雖

代。天。地。養。萬。物。代。聖。人。養。賢。以。及。萬。民。可。也。故。曰。顧。者。養。也。觀。顧。者。則。教。也。

吳雲逸築堂養親徵詩甚富此文從教養立說而推廣及萬物萬民是聖賢實際經濟大文也至文也



碧瀾堂詩集序

丁卯

廣陵有喬子東湖者。世皆稱爲隱君子。或勸子必當識之。或又難其辭。謂識不識未可必。姑留意焉。及予數過廣陵。踪跡莫得。乃搜其詩讀之。纏綿柔克。多深心近情之語。殆非矯世鳴高如巢許沮溺。格格示人以不廣者。嘗考古身隱之流。雖不以文辭表見。而微言妙義無端發爲歌吟。蓋直諫不得。而變爲冷諷。冷諷不得。而託之慨慷。單詞片語。悠然雋永。往往爲獨行自好者所傳。誦皆詩之類也。



予既得喬子詩。而欲識喬子益切。屢致款曲。始于  
丁卯八月。遇于廣陵舟中。觀辭貌以証其心性。講  
文藝以窺其學術。則固彬彬賢哲者流。世止稱爲  
隱者。實不足以論喬子。卽予所論隱者之詩。亦未  
免影響傳會。又何足以論喬子之詩乎。近者日相  
親就。得縱覽其全集。乃士之傷懷遲暮者。委曲反  
覆。比于幽蘭芳芷。以寫其嫋修信美之意。冀得一  
知己之人。與之轉相憐惜。故登眺坐息。凡見山川  
草樹烟嵐。變幻之處。卽微吟高嘯。若盼美人之雙  
魚。感天末之涼風。作者既不知情之所止。讀者又  
安知志之所之。此楚騷之近于三百篇。而喬子之  
詩。又近于楚騷。實天下賢哲者流。發情暢志之具。  
抑豈如世所稱隱君子。無關於風旨升降之數。但  
以單辭片語。與一二獨行自好者。傳誦標榜。遂名  
爲能詩也哉。予既喜識喬子。又愛讀喬子之詩。因  
論其爲人。與爲詩。如此。而喬子之爲人。與詩。又不  
必盡予論中。

世外之情。有四日箕穎。日磻莘。日三湘。日五湖。  
喬子之心。亦不可知。而此序于四種中。索之。遂



令其人遠其詩深悠悠我思其何人之詩哉

傍花村尋梅記

戊辰

維揚城西北。陵陂高下。多瓦礎荒塚。唐人所詠。十  
 五橋者。已漠然莫考。行人隨意指為此地。云地接  
 城堙。富貴家園亭一帶。比列簫鼓遊舫。過無虛日。  
 溪流轉處。一橋高掛。如虹。謂之虹橋。自阮亭先生  
 宴集後。改字曰紅橋。而橋始傳。舊有花村在橋東。  
 今已墟矣。傍花村者。花村之附庸也。巋然獨存焉。  
 一酒旗出竹林。飄颺有致。主人愛梅。紅白綠萼。參  
 差種之。花時與竹籬茅屋相映。梅之精神倍出。富



貴家不知也。戊辰正二月多雪雨。逗遛梅信。至花朝方盛。簫鼓遊舫。皆集紅橋。獨留此數株老梅。為冷落薄遊者吟詩買醉之所。余聞而羨之。遂釀酒錢。喚笙歌。作竟日懽。同一飲也。覺飲于旗亭。較飲于名園。勝同一詩也。覺入于歌者之口。較入于選樓。勝安知今日之紅橋。不勝于十五橋。後日之傍花村。不勝于花村也哉。

傍花村。余嘗賞飲其地。嫌其名之近俗。得此記乃不俗矣。世傳黃公酒壚。黃公復何人耶。

刑臺知縣楚巖孫公暨元配張氏合葬墓誌

銘

戊辰

古來文學之士。不得膺一命。鬱鬱死者。指不勝屈。及得博一第。專一邑。又臨期奪其年。乃不知天意何在。而聞之者。歎惜扼腕。較鬱鬱而死者。尤有深憾焉。余乙丑在都門。聞刑臺令孫公客死。觀之。苦及邑士民蒿目失望之哀。欲筆其事而未詳。丙寅奉簡書。過秦郵。得交孫鍾郎。乃知刑令。即其尊大人。鍾郎匍匐數千里。扶輿歸鄉土。人人稱



其苦孝。今于戊辰年二月二十八日。欲偕母張孺人之柩。合葬于廣陵。以狀來請。詔因稍刪次而授之。公諱宋臣。字真長。別號楚巖。明經泰階先生之季子。年十四。丁外艱。二十娶張孺人。孺人爲侍御確齋先生之女孫。性婉孌。能體公志。公與之黽勉同心。事姚太宜人。立意不求聞達。太宜人強公進取。始應童子試。成諸生。時年已二十八矣。又七年。公伯兄孝則公宗葵。擢銓曹。迎養京邸。公侍板輿行。遂獲援例入太學。歲丁酉。中順天鄉試。後以擢

事諱甚。廷議令全榜覆試。御筆親定甲乙。按

上卷十人。公與焉。陛見之日。天語褒嘉。近侍

皆傳其事。後屢試不第。庚戌。乃作吏部選人。先是母太宜人。春秋八十二。病篤。焚香告天。願以身代。母嘆曰。爾孝若此。爾子亦似爾矣。今鍾郎純孝。蓋天有以報之也。聞太宜人病將革。時屏婢媼謂公曰。牀頭小篋。貯銀百兩。乃我積以貽汝者。他人不知也。公慟失聲。跪辭曰。母之後事。兒自能備。此當分之。同氣何敢自利。及太宜人逝。公日夜哭。吐血



可斗許。數月不起。遂成羸疾。不雋。南宮者職。是故也。自後遭黃淮水患。田廬胥沒。公窮餓著書。足不出戶。言不出口。當道以爲賢。其兄因言利害。繫請室。染病且危。公上書當事。以身家爲質。力乞兄出。調攝診視。人莫不爲齧指者。公曰。此自子弟分內事。身家何暇計哉。及兄以纍纆死。公奔赴謀後事。凡制于獄吏不得請者。叩頭流血以命爭之。遂獲殯殮如禮。嗟乎人當平居無事。兄言友弟言恭。一旦臨小利害。輒掉臂不顧。或幸其死而利其產。與

古所云閔墻禦侮。大相反者。日中往往見之。若公之所爲。真可謂鄉黨稱弟者矣。公于乙丑四月。選授直隸邢臺知縣。生平挾持。方快小試。詎意未抵境。而卒于旅次。悲哉。豈天不欲古循良復見今日耶。公生于前明天啓癸亥年七月初九日卯時。卒于今康熙乙丑年九月十六日酉時。享年六十有三。元配張孺人。享年五十有九。先公卒。子三人。長卽揚。字鍾郎者。嗚呼。公立身之節。見稱于間黨。華國之文。受知于聖主。雖未遂其志。而歿君子以



為猶遂也。兼為之銘曰。昊天莫測。索祿豐德。壯行卷懷。結為金石。久而彌光。發祥千億。

序置錯落。鬚眉俱動。諛墓文中不多見者。

族孫毓璠季玉訂較

湖海集 卷九

闕里孔尚任季重著

江都宗元豫子發

黃山吳綺蘭次同閱

黃岡杜芥蒼畧

紅橋修禊序 戊辰

康熙戊辰春。揚州多雪雨。遊人罕出。至三月三日。天始明媚。士女禊者。咸泛舟紅橋。橋下之水。若不勝載焉。予時赴諸君之招。往來逐隊。看兩陌之



芳草桃柳新鮮弄色。禽魚蜂蝶亦有暢遂自得之意。乃知天氣之晴雨。百物之舒鬱。係焉。蓋自秋徂冬。霜寒凜栗。物之欲自全者。藏伏惟恐不深。其瀕死而不死也。欲留餘生以受春光。兩月雪雨。又失春光之半。幸逢一日之晴。亦安有不暢遂自得之物哉。雖然。晴雨者天之象也。舒鬱者物之迹也。宜雨而不雨。謂之亢晴。宜晴而不晴。謂之淫雨。則物之舒者亦鬱矣。不宜晴而卽雨。不宜雨而卽晴。曰膏雨。曰時晴。則物之鬱者亦舒矣。况堯湯之世。不



待漏館曉鶯堂記

戊辰

奉使留揚州。有司舍予天寧寺之東廊名待漏館者。夫揚州非長安建都之鄉。佛寺非闕廷候朝之所。館名待漏。不亦僭乎。館人曰。此雖使者之行署也。凡使使者至。先齋于此一宿。而後蒞事焉。夫天威不遠。顏咫尺。其地雖遠。人臣祇恭之心。則無敢或懈。名之是已。而以予居之。則有深愧者。予之來也。非爲淮南七邑水患而來也。耶。當丙寅之秋。陛辭於乾清宮。天語勸勞。卿相贊勉。以爲計日。



海濱集 卷九 三  
告成平也。及乘傳南下。大司空總其畫。內外部使  
者。以及幕僚百職事。各相策勵。以爲計日告成。平  
也。其地之制。撫籓守縣令丞尉。率其屬之父老子  
弟。莫不歡呼趨事。以爲計日告成。平也。今來且三  
年矣。淮流尚橫。海口尚塞。禾黍之種。未播于野。魚  
鱉之游。不離于室。漫浚之井。竈場圃。漂蕩之零。棺  
敗。皆且不知處所。而廟堂之上。議論齟齬。結成獄  
案。胥吏避匿。視爲畏途。卽與予同事之官。或還朝  
或歸里。或散或亡。屈指亦無一人在者。獨予呻吟

病。餓於茲。館留之。無益去之。弗許。蓋有似乎遷客  
羈臣。以視。使。者。赫。赫。捧。檄。繡。衣。驄。馬。儼。然。以。臨。  
於。此。地。者。豈。不。深。可。愧。哉。聞。古。者。待。漏。館。在。朝。堂  
之。外。百。官。五。夜。早。集。以。候。閭。闔。之。開。其。有。所。敷。陳  
皆。於。此。時。伏。而。思。之。積。誠。而。通。之。凡。殿。上。之。侃。侃  
而。爭。者。皆。館。中。之。惴。惴。而。慮。者。也。茲。館。雖。非。其。地  
而。已。襲。其。名。予。旣。居。其。地。而。又。不。能。稱。其。實。以。視  
百。官。之。夙。夜。在。公。垂。紳。正。笏。於。鷓。鷺。之。班。者。不。尤  
更。可。愧。哉。雖。然。百。官。有。待。漏。之。勤。而。卽。有。退。食。之。



暇。齏。使。者。有。一。宿。之。待。漏。而。卽。有。一。年。之。從。政。况  
今。者。朝。堂。之。外。已。無。所。謂。館。者。百。官。露。坐。天。階。一  
月。且。不。過。三。至。焉。此。地。雖。有。所。謂。館。者。齏。使。者。實  
未。嘗。一。至。卽。使。果。至。乎。十。更。其。使。者。乃。有。十。次。之  
宿。十。次。之。宿。已。隔。十。年。之。遙。孰。有。浹。旬。累。月。飲。食  
宴。息。於。茲。館。如。予。今。日。之。久。者。雖。謂。茲。館。之。設。爲  
予。設。亦。可。予。一。日。不。泄。事。則。一。日。宿。于。茲。館。其。所  
云。伏。而。思。積。誠。而。通。者。何。日。非。待。漏。之。日。又。何。日  
非。負。愧。之。日。也。哉。館。之。內。門。廂。厨。庫。畢。具。正。堂。五

楹。則。予。所。宿。者。也。昏。旦。之。啓。閉。聽。之。僧。人。往。來。之  
眺。覽。聽。之。遊。客。吟。哦。于。座。上。題。識。于。壁。間。者。聽。之  
風。人。野。老。其。兩。河。之。議。論。中。外。之。是。非。與。夫。七。邑  
之。田。廬。萬。民。之。性。命。則。統。聽。之。於。朝。廷。聽。之。於  
皇。天。后。土。予。也。一。宿。爲。暫。再。宿。爲。久。三。宿。四。宿。而  
遂。習。爲。常。境。昔。賢。云。在。廟。堂。之。上。則。憂。其。民。處。江  
湖。之。遠。則。憂。其。君。今。予。且。不。知。其。在。廟。堂。也。其。在  
江。湖。也。忽。聞。鶯。聲。之。睨。院。覺。有。愀。然。不。安。者。因。以  
名。所。宿。之。堂。名。堂。以。曉。鶯。猶。之。名。館。以。待。漏。云。



下河之役苦心志而勞筋骨乃阻于議論未底厥績其一段憂國憂民寤寐反側之心此于相累孤臣今讀者神傷氣索掩卷三嘆



廣陵郡學會講序

虞辰

學之不講聖人憂之世所云講者在東堂學堂中猶有希聖之意及稍長習為制舉家雖日日會講而所謂希聖者無有矣宋儒朱陸爭異非不講之過而講之過也明季二百餘年講者寥寥陽明稍一倡之立言太虛用功太近雖講猶非講也近世制舉家遵朱已久以陸子近于禪陽明又近于陸攻之不遺餘力是非但不知善儒並亦不知禪者夫禪西方教也異衣冠異居處異語言異文字與



吾道有柯疑似之處。至于陸子陽明之學。真而不全。乃得吾道之一體者。朱子之學。全而不化。乃吾道之具體而發者。今制舉家皆知遵朱矣。問其所以遵者。曰。朱子有註解也。皆知攻陸子陽明矣。問其所以攻者。曰。陸子陽明無註解也。夫朱子之學術。豈註解之可盡。陸子陽明之學術。豈無註解之足累乎。其所謂遵者。與攻者。不過皆爲制舉言耳。而朱陸陽明之所謂。朱陸陽明自在也。噫。學之不講。其流弊若此。今朝廷崇右聖學。祀闕里。講經

義。令天下守土之臣。各延其地之宿儒。月書講究。蓋不但習爲制舉之故事而已。敬菴先生以海濱布衣。應廣陵太守之聘。坐明倫堂。與百執事。博士弟子。及鄉老里大夫。數千人。闡性命一貫之旨。而總歸于人倫日用之簡易。其答問太極圖說。本邵子心爲太極理爲太極二語。洞發一動一靜理。欲消息之故。令學者存養省察。法天地以作聖賢。此蓋虛實並濟。由近遠遠。大中至正之坦途。有何同異可爭。夫有同異可爭者。譬之奕者。與奕者較射。



者與射者較。此朱陸陽明皆吾道中人。而學識有各別也。奕者不與射者較。射者不與奕者較。此吾儒與禪家道不同。不相為謀也。歇菴同在吾道中。而又不為同異之爭。則譬之觀奕。觀射者見其過而抑其過。見其不及而勉其不及。所謂學為中行者是也。歇菴家泰州之富安場。地近王心齋發跡處。心齋學陽明而溺于陽明。歇菴學心齋而不溺于心齋。今日希聖之學。舍歇菴其孰從。問之。倘由廣陵而布講于方州之遠。由方州而登講于廟堂之上。則吾學之大幸矣。

近世制舉家必攻陽明道學家多駁朱子同室操戈反為異端所竊笑。此吾道所以日晦也。先生此序乃平情正論。天下之立門戶爭同異者能斂氣靜讀。可以廢然反矣。





題警翁小像

戊辰

人之有目。非以其識。而目利行路也。仰觀乎天。知日月星漢雲霞雨露運行變化之奇。俯察乎地。知山河動植形勢風土之宜。中視乎人事。知真偽靈蠢榮瘁向背之由。而又覽文字卦象。辨名物章。以推吉凶。驗淳漓。蓋目與心為表裏。而目之全體。大用始具。世人之目。多無所見。或但用之手。美色玩好。豈得謂之有目耶。此老靜坐存養。目之全體。大用無不具。蓋盲于目。不育于心之人。世人安得



以其貶焉者而反笑其勝焉者哉。

人之五官惟心為甚心存則耳目鼻舌皆能動  
用心亡則無一可者茲替翁乃有心人雖矣其  
日其視自若

郭匡山廣陵贈言序

戊辰

天下有五大都會為士大夫必遊地曰燕臺口金  
陵曰維揚曰吳門曰武林其地之名山大川人物  
遺跡各甲于天下而士大夫之過其地者登臨憑  
弔交其人士莫不有抒寫贈答之言凡其言為其  
地之所傳誦者即為天下之所傳誦故士大夫遊  
其地非但侈情觀覽蓋如縉紳之通籍焉然亦有  
久著海內之名而再至三至其地者其後來遊人  
即稱曰前輩問當年同遊之人搜當年紀遊之詩



或存或不存。或盛或不盛。感慨係之。則又如科分。之早晚。文章之風尚焉。更有其人已亡。其子孫續遊其地。則其父執見之曰。此某某之子若孫也。汲引揄揚。不遺餘力。則又如年誼世講。累世通譜。不絕焉。蓋隱然于甲第之外。別有一名位較之道德。之林。則甚輕。比于勢分之班。則有足多者。予已發此意于求聲之集矣。今郭君臯旭以名家後起。再至維陽。一時同遊之人。皆呼爲前輩。置酒相延。贈詩者不絕履。久之積若干篇。編其詩敘其人。計日而甲乙之。貯之奚囊。將以爲遊錄。予曰。此卽廣陵之試錄也。此卽戊辰之題名錄也。喜而跋之。

古人重交游。交下著一游字。乃知文學道德。必無閉戶索居者。君子以游著書。以文會友。以友輔仁。安在輕於道德之林耶。此叙發者人之未發。雖似諧謔。却有關係。



送春詩序

戊辰

迎時之典見於禮記月令。春夏秋冬皆然。今風俗相演。止迎春爲不廢。至於送之也。非但夏秋冬無其事。卽送春亦不過唐宋詞人偶一爲之。噫。同一時也。而於春之來自。自有司百職事。以至士庶無不竭其奔走。夏秋冬則自爲來去。漫不關於人事。此一炎涼態也。又同一春也。其來時則旌旗簫鼓。絡繹喧闐。惟恐導之或後。迨其去則風雨飄零。無人一壯行色。此又一炎涼態也。予有二絕云。冬寒夏



熱寂寥秋。誰肯關心問去留。一歲鶯花春占盡。送  
 他歸去。在。耽。愁。年年春到此時。歸滿縣。迎來送却。  
 稀。眼底人情。今看破。點頭不是嘆。花飛諸同志。聞  
 而感之。乃於春去之時。載酒徵詩。遠送郊外。極盡  
 一日之綢繆。夫不厚薄於春光來去之際。則必不  
 異。同於四時遷變之餘。一年之間。且迎且送。勞勞  
 於詩酒。以視勞勞於車塵馬足者。其得失為何如  
 耶。

春何物哉。來則百官饒事。衣冠簫鼓以迎之。去  
 則一二措大吟詩殘酒以送之。人世炎涼亦猶

是也。夏秋冬則併不迎矣。吾寧為春



于臣虎選詩小引

成辰

廣陵之勝以平山堂爲最。其所稱紅橋法海寺觀音閣者，皆平山堂之附麗也。紅橋稍近，冶遊者及之。而必放于法海寺。平山堂稍遠，韻遊者及之。而必放于觀音閣。然四者亦各有所宜。紅橋之傍，遊人雜沓，柳掩花映，宜于春者也。法海寺上，殿閣高敞，藕花四圍，宜于夏者也。至於松林修潔，遠對江山，平山堂特宜于秋者。若斷草寒塘，若古城高下，冬之遊者，蓋非觀音閣不宜矣。由紅橋而法海寺。



由法海寺而平山堂。觀音閣。隨景物之次第。由春而夏。由夏而秋冬。順天時之變遷。譬之為詩者。平山堂其中聯也。起于紅橋。承于法海寺。結于觀音閣。遊人之選勝。亦如選詩。雖手眼甚高。必不能分寸踰行。墨焉。于子臣虎時。選詩于法海寺。予乘輿泛舟。携諸子訪之。開樽于寺左之平樓。青山到眼。涼風滿座。因與諸子銷夏竟日。並論廣陵之勝。如此而選詩之臣虎。尤深契予言。

論廣陵之勝而選詩之法已具文。雖小品實為選家詩律。

處暑詩跋

戊辰

丁卯殘臘。來寓曉鶯堂。為度歲也。不意經春歷夏。今且處暑矣。或旬日而去。或匝月而去。或經秋歷冬。再至殘臘。或更經春歷夏。又至處暑。皆未可定。而竹院忽涼。佳客齊到。酒必欲滿。詩必欲成。今夕之可定者。聊以永今夕耳。

古人不期來日。然非達者不能也。推其理。可以為素位之聖人。



徐松之秋吟跋

戊辰

秋之氣高潔爽朗。多合于詩人之致。故古人篇什。於秋得其五。於春得其三。於夏冬僅得其一。二。廣陵人好遊。冬夏遊者絕少。春秋獨多。然春多於豪華之士女。秋多於吟眺之詩人。松之居士。詩名噪江南。而意味蕭疎。特具秋氣。偶於早秋。出遊北郭。與諸子分韻賦詩。景與人合。詩與境會。蓋為廣陵吟眺之倡矣。

秋之氣合於詩人。秋吟者蓋比於蟲之鳴。秋可慨也。



姪孫樵嵐母壽序

戊辰

樵嵐之母爲吾族姪媳俗無相見禮然其年已八十二婦道母德爲世所欽且樵嵐能自樹立拜母者皆海內賢豪故吾亦得瞻其闔範儼然士大夫凡出一言多切中時人浮薄之病令聞者汗涔涔下所謂世之儀型也九月十九是其生日蓋在樵嵐生日後十二日先是樵嵐生日吾贈以詩大都言樵嵐官餘清貧拮据奉甘旨以致髮早白望之皤然如翁初見者不知其年纔四十四又不知其



尚。有。老。母。在。也。贈。以。詩。者。蓋。欲。人。知。樵。嵐。之。髮。不。當。白。而。白。以。顯。樵。嵐。之。苦。孝。更。欲。樵。嵐。知。不。當。白。之。髮。已。白。而。白。髮。之。親。尚。在。以。堅。樵。嵐。之。苦。孝。樵。嵐。得。詩。喜。甚。是。日。賓。客。盈。庭。欲。舉。一。卮。爲。賀。樵。嵐。頓。首。固。辭。但。草。具。一。飯。出。吾。所。贈。詩。與。賓。客。共。讀。而。已。噫。揚。州。豪。華。之。鄉。人。家。子。弟。年。未。及。壯。卽。張。壽。筵。邀。賓。客。雜。綵。繽。紛。聲。伎。疊。奏。父。兄。相。習。亦。不。之。責。樵。嵐。年。已。四。十。餘。婚。宦。皆。畢。卽。于。此。日。稍。爲。肆。設。亦。孰。從。而。議。之。而。樵。嵐。顧。硜。硜。不。敢。者。蓋。以。

母。之。生。日。在。十。九。日。也。平。時。拮。据。甘。旨。以。養。口。體。也。而。卽。以。承。歡。此。日。拮。据。甘。旨。以。承。歡。也。而。又。欲。成。禮。是。必。十。倍。平。時。之。拮。据。以。酬。此。日。若。于。已。之。生。日。先。分。其。半。則。此。日。之。力。不。全。矣。昔。茅。容。殺。雞。奉。母。而。以。飯。糗。待。客。君。子。稱。其。能。孝。夫。以。奉。賓。與。奉。母。較。猶。不。肯。以。斯。須。之。敬。奪。其。常。敬。以。已。之。生。日。與。母。之。生。日。較。而。敢。以。方。富。之。養。分。其。有。限。之。養。哉。夫。不。敢。分。者。欲。用。其。全。也。所。謂。事。父。母。能。竭。其。力。也。魚。勞。則。尾。赤。人。勞。則。髮。白。無。怪。乎。年。四。十。



而即成翁耳。吾於樵嵐之苦孝而益服其母之婦道母德為不可及。今日舉以為壽。蓋與海內賢豪登堂者共之。

母壽子壽較量輕重以著孝子之用心以表賢母之有子可謂善頌蓋禱

蘅臯詞序

成辰

唐以後無詩。宋以後無詞。非無詩與詞也。無歌詩與詞者也。夫三百篇乃朝廟頌禱里巷歌謠之言。皆可被管絃者。自漢魏樂府出而三百篇亡矣。迨其後。饒歌橫吹房中之奏不傳。唐人始令梨園弟子歌近體絕句。即今所謂唐詩者也。歷五代至宋。而梨園部又廢。宋人乃製為詞。又曰詩餘。謂其得唐詩之餘意也。然其格最巧。較唐詩矯妮婉轉。聲情盡致。文人尤喜為之。乃不意再傳再變。遂有元



人之南北曲。濫觴流弊。以至今日。識者莫不嘆夫樂亡。蓋自三百篇後。而周樂已亡矣。後世之樂府。近體詩餘。南北曲。各為其樂。各亡其代。由後而論。雖百世可知也。何也。樂之傳。傳其音節也。音節之傳。傳以口耳也。口耳一絕。則音節一變。後人雖極力摹擬。不過得其文辭體裁。而其音節不可知也。予好考歷代之樂。凡古三百篇。漢魏樂府。唐詩宋詞。元曲。莫不細讀其文。然三百篇已著為經典。樂府無一定之體。唐人近體。板重不化。體詩餘。調有長短。句合官商。按譜填之。自成格式。在今日所演。南北劇者。猶彷彿其曲名。雖其音節不能傳以口耳。而音節自在焉。近世文人為者頗多。偶讀宮子

敘五蘅臯詞。愛其文采。且柔情曼致。喁喁有聲。出自行墨間。每讀一首。如月樓酒醒。花筵燈施。令人悵然有思。久之復不能自解。蓋得花間草堂之神髓。所謂深於言情者。夫詞乃樂之文也。情生於文。而聲即生於情。凡不能入歌者。皆無情之文也。宮子素所為詩。聲調高朗。吾猶把之過日。每行吟於



海霧蒼茫中。况所為詞。吞吐抑揚。情餘於文。聲溢乎情。雖不解宋人歌詞之法。吾以意為其音節。口以傳口耳。以傳耳。成一代之樂。將自蘅臯詞始。

考世代之升降。撰詞曲之源流。知今樂猶古樂。而文辭為餘義。非精熟律呂者。不能如此暢發。

祝卓孺人六十壽序

戊辰

今之巨家豪族。集賓客。製屏幃。張筵奏伎。為其母壽者。衆矣。然非必真為其母壽也。或擁貲日厚。婚宦有暇。借母壽以開其門閭。或交游繁多。餽贈過費。借母壽以索人之酬答。即不然者。或邀求聲譽。攀援貴要。借母壽以署其銜名。誇示親知。然與母壽皆無涉也。夫所謂母壽者。亦借文人有道之言。壽其令名於千秋耳。非圖一日之喧闐也。非報施具也。非借寵要譽也。吾每持此論。以告吾友。子任



今子任乃以其族伯母樂孺人之壽言相託。且走使真州。持書逼促。幸子交于任久。得孺人之行頗悉。大要爲婦與爲母之道。皆誠靜專一。不多出言。而井井有條。內外大小無弗得所。今長君已成進士。有古名將風。其兩季皆能樹立。籍甚士林。人咸服孺人之善誨。而孺人實不多出言者。吾因歎前代事大半壞於躁妄。尚口之輩。以爲事必以言論濟也。愈爭愈壞。甚至以人家國殉彼丈夫也。豈不對孺人而有愧色乎。近世婦女又往往學爲丈夫。

辨議於稠人廣座中。人以其巾幗不屑與較。彼遂自爲明理曉事之人。壓其夫以導其子。其夫與子惑於婦人之見。亦嘵嘵論天下事。雖不遽至敗壞。其貽君子之笑者亦已多矣。易譏婦有長舌。以其亂家邦也。始而壓其夫。繼而導其子。漸而效尤者衆。相率於姑息嫉忌之林。豈不甚可憂哉。吾於孺人寡言之教。不但卜其無疆也。徵其宜男也。而魏然爲天下立一婦則樹一母儀。俾婦以相夫。母以訓子。人人篤躬行省議論。卽聖賢先行後言之教。



也。即朝廷純淳華寵實德之法也。孺人以木訥孱弱之質而有功於名教也如此。所謂千秋令名。其誰能掩之。今值六十設悅之辰。張筵設伎。固不能廢。托如世俗圖一日之喧闐。或為報施光寵之舉。當今高牙大蠹。聲震朝野者。固不乏人。重之以禮幣。皆可得其銜名。誇示親知。而乃不嫌風雨勞瘁之人。走使相迫。一似必得予言。方能傳孺人於千秋者。豈非以予知孺人最詳。且能體孺人意。必不敢以溢美過情之言。應命乎。若以余為文人有也耶。

一篇壽幛詞抵一部女孝經置之座右可以端風化之原



官梅堂詩集序

戊辰

以天下之大。或千里一聖。或百里一賢。以天子之尊。或得五人。或得十人。古稱才難。豈不信哉。然高陽有才子八人。姬氏之伯叔昆弟。皆成聖哲。周之八士。出於四乳。而才亦有時不難者。其故何也。蓋天生祇此數才耳。聚之朝。則野空。聚之一家。則天下空。其聚散多寡之數。天實有意焉。吾聞近詩選本。於吳越得其五。於齊魯燕趙中州得其三。於秦晉巴蜀得其一。於閩楚粵滇。亦得其一。至於黔貴。



則全無之。雖天之生才，其聚散多寡之數，不可得知。大抵詩之所在，即才之所在也。予以使客過邢上，得識山又王君，年纔強仕，舉十二子，其成立者五人，皆以詩噪吳越。遊世適本所稱，爭嘉楚士，允文斗南丹書五子是也。夫以一國而半數國之才，斯已盛矣。以一家而半數國之才，且合數國而不及一家之才，斯又不知夫之聚此才者，何意推人。往往議天之私厚於二矣，不知天之所以私厚者，一家之不得而辭，即天下之無不得而爭。春臺宗

子梅岑與王君交最久，嘗言其家孝友藹如父子，兄弟讀書官梅堂，自相師友，故其詩和平清婉，得正始之音。今五子各出其詩，梅岑爲選定其尤者，依鴈行之序，合爲一集。若嚶聲之應求，如埴篔之疊奏，藕浦脫家傳戶誦，稱爲王氏五子，倚歟盛哉。考王氏以詩鳴者，前代有元美敬美兩先生，近代有西樵阮亭兩先生，世人莫不贊王氏兄弟之盛。今王氏五子又以詩鳴，兩兄弟各鳴於前五兄弟，其鳴於後，中原壇坫，竟不容他姓一日之據。乃知



五子之才。實天生以成一家之盛者。雖然不幾難為天下乎。

王氏五兄弟聯吟一堂。編為合集。亦當代盛事。然先生鼓鐸之力。居多。廣陵人皆能言之。

山濤詩集序

戊辰

海陵枕吳楚之交。右淮左海。黃河帶其北。大江襟其南。其中為地。縱橫不過三百里。而詩人後先相望。習為家學。一時能詩之士。倍於十五國。予出使三年。居海陵者強半。畚櫓之暇。皆得交之。或旦夕聚首。或數數見。或僅一識面焉。而其所為倡和贈答之言。則無不時時在手。如山濤儲君。則尤予所服膺者。蓋詩之為道。有淵源焉。有鍾萃焉。昔毛萇善說詩。自謂得子夏之傳。而實親授於毛亨。世謂



大毛公小毛公是也。山濤之祖爲柴墟先生。著作宏博。膾炙海內。今山濤又步其武。豈非大儲小儲。淵源有自乎。唐詩人以李杜爲冠。李爲蜀人。杜亦寓蜀。今海陵黃鄧祖孫父子能詩。儲氏祖孫父子亦能詩。豈非地之鍾萃。各有獨異者乎。宜其縱橫三百里之間。而詩人倍於十五國也。予嘗論詩有二道。曰工。曰佳。工者多出苦吟。佳者多由快咏。古人謂詩窮而後工。特爲工者言耳。而佳詩則必風流文采。翩翩豪邁。能發廟朝太平之音。較之窮而後工者。有風雅正變之殊焉。蓋詩以言性情也。變者之情易見。正者之情難知。吾讀儲君之詩。豐腴典麗。而更有真氣流注其中。他日載筆彤庭。鼓吹休和。必能上追三百篇之旨趣。使學詩者。既不淪於窮愁枯寂。又不習爲靡縟無生氣之言。後此十五國風氣。將以海陵爲宗矣。不然海陵之詩。雖多亦奚以爲。

末段論詩分工與佳。以別風雅正變。雖一時興到之言。却有深意。







